

## 年终特稿

随着经济增速下滑、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,近年来规模越滚越大的民间借贷也到了濒临泡沫破灭的时刻。脆弱易断的资金链让民间借贷以往的暴利不复存在,跑路、赖账也成为借贷圈里的常态。2014年临近尾声,北京本报记者奔赴多地对民间借贷进行调查,采访对象都是普通借贷人,这其中不仅有受到伤害的出借人,也有资金链断裂而处在破产边缘的企业主。

# 刀尖上跳舞的民间借贷人

## 事件一: 市场饱和让借贷双方都受伤

■事件背景: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,自古就被称为“天府之国”和“鱼米之乡”。2008年“5·12”地震波及汉中,由于受灾程度相对严重,灾后重建的规模将非常庞大,该地区的基建业务亟须扩张,工程建筑公司因此获得众多工程承包业务,同时产生了对基建所需建材钢铁和机械的巨大需求。民间借贷也就围绕众多承包工程活跃起来。

老王是本土汉中生意人,六年前四五百万元的家底在当地还算得上富裕。在灾后重建中,老王凭借着生意人的眼光和头脑,用四五百万元的真金白银以贷款的方式购买了六七百万元的机械。一开始项目很多,老王也赚了不少钱,但是在2010年,汉中的市场趋于饱和,老王感觉项目难接,赚钱少了。

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。2011年老王在太原酒局上认识了一位“商人”,对方出手阔绰且品位高雅,身上行头没有五位数以下的,车子都是五六百万元,且在五星级酒店有长期包房,千万元的生意都算小的,开口都是两三亿元的工程。老王很是艳羡,便极力结交,这位商人终于在一次喝茶时拿出一份中标合同,那是西北某地一个政府招标工程,标的两亿多元。工期只要5个月,各方打点完利润还有70%左右,如果顺利完工,老王赚2000万元没有问题。老王当天便交了100万元的定金,过了一段时间,这位商人打电话说急用70万元,说要给当地政府交点保证金,只用七天,老王一听第二天立马转给他70万元,连借条都没要,只用七天也无所谓。在老王心里,那点钱与2000万元的利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事实上,老王当时已经没有现金了,那70万元是跟朋友以两分利借来的,但是七天后该商人并没有还70万元,半年过去了,借给老王70万元的朋友不乐意了,要求老王还钱,没办法,拆东墙补西墙,10个月的期限还了80万元。但是到目前为止,工期还是遥遥无期。按老王的话来说,合同都是真合同,项目也是好项目,就算不能开工,也自认倒霉了,这辈子算白忙活。

而作为老王的好朋友,借钱给他的老李更是满腹委屈。“钱打了水漂,兄弟关系也不好了。”老李惆怅地向北京本报记者说道。老李,是一名县城的公职人员,一辈子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,平时省吃俭用倒也有些积蓄。前三年听朋友怂恿机械需求量很大,老李头脑发热抵押了两套房子以及多半生的存款一共400万元投资了老王的项目。

“我跟老王是几十年的交情,前几年看他短短一年就赚了200多万元,他说他的项目还在扩大,需要资金,我就凭着我们的交情,抵押了房子再拿出自己的积蓄,一共400万元,我投资的400万元算是借给他,他给我利息,以后项目盈利了再三七分红。我当时真的很心动,根本没有意识到风险,因为借条上明明白白写着是借款,万一盈利我还能白白赚三成利润。老婆对此也很上心,经常会给老王家买些礼物示好,因为也不是谁都能够投资老王的项目。按照老王的话来说,很多人要给他投资,他都不接受,只要我认可他,就什么都不用管,年底查查账就好。他也请了



专门做账的人员。”老李说。

“然而,没过多久老王对我说项目不好做了,我虽然很着急,但是碍于情面也不好说太多,老王告诉我,只要相信他就可以的,他很懂那块业务,还说我作为一个外行人不要瞎搅合。”老李说道。

老李表示,“眼看三四年过去了,老王借我的本钱并没有还给我,利息倒是给了50万元,至于分红我也不指望了,我只希望他快点把我的本金400万元还给我,或者只给350万元也行。可是现在,他自己的800多万元都在项目里压着。他没钱还我,我也没办法。我一生的积蓄都在老王那里,压力太大,晚上都睡不着觉。现在觉得,有多大的本事就做多大的事情”。

## 事件二: 担保方抵赖不作为

■事件背景:自从内蒙古鄂尔多斯资金链断裂后,整个西部地区的民间借贷氛围一直都较为尴尬。而呼和浩特市房地产市场的崩盘,该市民间借贷风险引爆。来自内蒙古的张星(化名)也成为了民间借贷的受害者。

张星说,“过去多年,民间借贷在我们当地特别盛行,很多人都不把钱存在银行,而是借给亲戚朋友,时间长了就借给朋友的朋友,到后来就成了陌生人之间的借款”。张星却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投入的几十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。在民间借贷盛行的西部地区,拿出几万元或者十几万元放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好多人吃到了不少甜头,这也让一些人开始专门做起了中间人(资金掮客)的生意。几年前,张星经人介绍,拿出18万元做民间借贷,放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当地的一家洗浴城,双方签署了简单的借款凭证,除了借款双方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以及商定的每月2.5%的月息外,就是双方二人的签名、盖章。

北京本报记者获得的张星借款凭证上,还引入了担保方内蒙古凯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,上面有其法人的签名以及财务专用章。但是还款期限已经过了一年有余,张星到目前还没有拿到借出去的钱。虽然他也多次找到借款人以及这家所谓的担保公司,但是内蒙古凯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所谓的担保方,却也是一拖再拖,并且推卸责任表示应该去找借款方而不是找他们要钱。

北京商报记者输入内蒙古

凯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,查到了该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地址。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,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9家子公司的大型集团企业。集团以煤炭业为基础,以非煤产业为互补,产品服务涉足煤炭、建材、房地产、旅游、酒店、环保节能、金融等。

但是北京本报记者从张星处得知,他手中并没有相应的第三方担保协议书,在借款协议中也没有提及任何第三方担保需要承担的责任。那么这家公司究竟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,投资人也不得而知。

而张星只是众多血本无归放贷人的缩影。“真是后悔死了,因为吃了一点甜头,就把自己多年积攒的18万元赔了进去,不止是自己的钱,还把亲戚朋友的钱搭了进来。”张星向北京本报记者说道。

“后悔当初自己太贪心,把积蓄都投入到民间借贷中。当时看到有担保,还是给洗浴城放款,觉得洗浴城总不会跑,没想到他们赖着不给,现在想寻求法律帮助都无门。”张星感慨道。

## 事件三: 产业调整让借款人破产

■事件背景:煤、气、羊、房是内蒙古的四宝,许多人也凭此走上了致富路。这里的民间借贷也曾异常活跃,但是房价调控、市场供需的变化也让借贷人尝到了苦头。

郑大凡(化名)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,由于父辈积蓄较多,上班的同时大凡喜欢做些小生意。生活在内蒙古赤峰,丰富的煤炭资源,大凡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做煤炭生意上。由于当地煤多加之监管不严,私人开采的小煤窑也很多,资金不足以及政策风险,大凡放弃了私开小煤窑的想法转而开了一家洗煤厂(在掺有很多小块煤的煤矸石里用水把煤筛出来)。厂子虽然不大,但从买下厂址、制备设备、招聘工人到正式生产,所需资金也不是小数目。在银行贷了100万元后,又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借了100万元。

据熟悉大凡的人称,大凡的另外100万元是从五个人手里筹到的,利率1毛5,动用了父亲的关系找了几个人担保,压了自己的房产证才筹够100万元。

大凡的洗煤厂开始生产了。生产开始,厂子经营得不错,由于洗出来的煤卡数高、价格低,市场需求很大。生产开始

后,由于排出了大量污水,当地的农田受到污染,每隔几天就会有农民到大凡的厂子去索赔或是要求其停产。为了补偿农民的损失,大凡除了支付赔偿金,还把洗出来的成品煤免费给当地人烧。

2012年,煤炭行业低迷,价格大幅下跌,周边的国有煤场由于库存积压,产能放缓,大凡洗煤厂的原料煤矸石的来路受到了影响。洗出来的煤不但数量越来越少,价钱也被市场压得越来越低。加之占地款项、赔偿当地农民款项的增多,洗煤厂的效益每况日下,一年之后,大凡就扛不住了,洗煤厂停产了。停产后,大凡的设备并没有找到买家,大堆的煤矸石原料以及洗出来的煤堆在那里没有处理。“找不到人了,还欠了我五六万元的工资。”曾经在大凡洗煤厂工作过的人对北京本报记者表示。

而大凡真正躲的可能不是被他拖欠工资的人,而是那100万元的债主,车已经被对方开走,大凡整天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状态。知情人表示,大凡在父亲的帮助下把那100万元高利贷还得差不多了,但很大部分是他通过其他朋友借的高利贷,借债、讨债的循环又开始了。

而作为借钱给洗煤厂主的投资人,大军的日子则苦不堪言。大军是一名普通小伙,开了家电信营业厅,买了辆出租车,和妻子的日子过得倒也惬意。只是,近日大军的生活因为一个朋友的跑路混乱了,不但多年开店赚的钱血本无归,妻子也因此正和他闹离婚。

大军说:“我和张名(化名)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,长大后也经常一起出去玩,在我开店的时候,他也帮过我。前年,他跟我说想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开个小型洗煤厂,问我手头有没有20万元,他还承诺按高于银行三年定期存款的利率月付给我利息。我想这靠煤矿,开个洗煤厂应该赚钱,于是背着爱人就把卡里的钱打给他了。”

“可是没想到,随着煤价的下降,洗煤厂几乎运行不下去了,就在前几天,洗煤厂仅剩的设备也被拉走抵债了。而我的那个朋友张名也不见了踪影,爱人气不过,说要和我离婚。”大军十分后悔把钱借给朋友,“当时张名给我按月支付的利息条件很诱人,其实,把钱放银行里也拿不了多少利息,我们又不懂什么投资,只觉着借给他能换人情又能拿利息。”当初,大军借给张名的钱并没有进行抵押,也没有人做担保,张名失踪后,大军手里就剩下一张字据。

(下转B3版)